

文学评论

几近无懈可击

——读森子诗集《闪电须知》

桑克

从末尾读至首领,活力四射的森子渐渐蜕变而成法度森严的森子,一个亲切而沉思的森子渐渐蜕变而成一个严肃而智慧的森子。这种变化是渐进的。如果按照我的积习,我可能会极为关注这种变化的演进以及其中丰富的细节;但是现在我自己的阅读方式已有所调整,我现在更加关注阅读本身带来的快感,即将专业读者的阅读让位给普通读者的阅读,因为普通读者的阅读快感之巨大之自然是我自己十分珍惜而且极少示人的。这是隐秘而幽微的快乐。《闪电须知》给我的快乐之多之大是无法向人表述的。所谓鱼的欢乐是难以向水表示的,就是这种意思。森子现在已经露出一代宗师的迹象——这话其实是不应说的,这话其实应该藏在肚子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说出来。当然,我是必须在这种感觉之前加上一个限制的,就是处于中年时期的一代宗师——这是一个强调控制,绝对不能容忍松弛的时刻。这是即将迈入自由而随意的前夜。这个前夜是不能轻易进入的,或者主动进入也是十分可疑的。但是适当的放松可能是必要的。森子比任何人更加了解自己的工作。所以我才在《闪电须知》封底写道:在他的诗中,许多想法都获得了相当充分而有效的表达。知道自己的想法,然后予以实践——这是一条清晰的道路。这条道路当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渐进的——我说过这种渐进过程在书中已有清晰的显示。而我更为关注森子的庄

先是诚实的,其次又是悲悯的。幸亏人类不必为这种两难的理解做出选择。我们知道两难的理解正是变化立场变化角度造成的。森子同时理解灰背隼与雏雀,为它们各自的境遇而感到不安与不知所措,是善良的的天性使然。《杂诗》是森子2003年的作品。这种两难理解在他1997年的作品《乌鸦》中也曾出现过:“飞行员告诉你,机头撞毁了/一只乌鸦,当然是在降落的时候/那时,你是为飞机庆幸/还是为乌鸦惋惜,内心的滋味/真是说不清……”在飞机与乌鸦之间,森子同样面临这样的两难问题。这不是道德问题,但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却是道德性的。所以人类不必将自己置于万物之上,更不必因为自己具备同类的归属感而感到羞耻。这便可以解释人类肉食肉类而故意回避肉类乃为动物尸体的矛盾事实。这便可以解释人类为什么这么需要文化,诗歌为什么这么需要修辞。

我曾经探讨过森子与中年心境的问题。我没有问过,不知道这一问题是否引起更多的反应。但是这对我自己是有些许撼动的。因为森子面对的问题就是我所面对的问题——这一点我是要反复强调的。森子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局部的活力而整体加以控制。这种控制的力度不是少许而是极强。但是森子与同样强调控制的开恩不同,森子仍然保持既有的自然风貌,所以读者在他的诗中驻足的时间要少于在开恩诗中驻足的时间。这种驻足时间的多少不是一张测试诗艺高低的试纸,仅仅是一种差别。这种差别表面看起来是自然形成的,而其实是一种主观追求的硕果。年轻的时候我们强调控制与中年时候强调的控制,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共同之处在于防止情绪泛

滥而不着边际,不同之处在于,年轻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能够抵达何处,所以控制就是一种质量的保证,而今我们是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所以控制就成为一种修炼的必要法门。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控制的问题,还应当包括其他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之中肯定包括活力机制的建设问题,写作生命力的延续问题。在这两个方面,孙文波以及臧棣、清平、杨小滨的写作都是一种表率。《剃须刀》诸同仁也正是通过小杂志的出版而刺激彼此的写作。说及森子,他的《闪电须知》对于我也是一种促进。这是超越阅读享受的对于同行的实际作用。相互砥砺,相互挑拨,我们的诗歌实践不得不向前而行,这也就意味着解决中国诗人写作寿命问题的可能性,意味着一个卓越的中国诗人绝对不会秉持类似“一本书主义”那样的“一首诗主义”或者“两首诗主义”的浅薄与保守,我们知道那是根本靠不住的。当然,私下的潜藏的作者与作品,我们是看不见的。当然,这种特殊的情况与我们的判断并不矛盾。所以标榜之中的所谓清高或者实际之中的真正怯懦就都是没有必要存在的,所以我们就必须坐下来写诗,或者说只有坐下来写诗。诗人的身份只能在写诗之中成立。这种貌似苛刻的自我要求或许只是一种极为必要的常识层面的要求。

一本早就应该出版的诗集从某种特殊的角度来说对于严肃的诗人森子不啻一种拯救和一种帮助。当然这是一种对出版环境感到无奈的说辞。诗人身份只能在写诗之中成立。这种貌似苛刻的自我要求或许只是一种极为必要的常识层面的要求。一本早就应该出版的诗集从某种特殊的角度来说对于严肃的诗人森子不啻一种拯救和一种帮助。当然这是一种对出版环境感到无奈的说辞。诗人身份只能在写诗之中成立。这种貌似苛刻的自我要求或许只是一种极为必要的常识层面的要求。

郑州地理

西郊村庄搬迁记

朱永忠

西郊,泛指郑州市区西部、中原区管辖的城区。建国后的1953年开始,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郑州市被确定为重点建设的城市之一。由于郑州西郊地下水位深,工程地质条件好,且又靠近贾鲁河,水源充足,因此将西郊定位为工业区。于是大中型企业建设在西郊大规模展开。为保障城市建设,西郊有8个自然村先后搬迁或合并,为郑州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

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和北辛文化等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温酒的陶盃。饮酒的陶器等酒具,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酒具。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就已经开始酿酒了。约公元前1868年到公元前1848年,夏帝少康用粘高粱制成秫酒,少康又称杜康,故后人称杜康酒。到了夏朝,夏帝桀的生活非常奢侈,他时常与美女饮酒作乐。西汉刘向在《列女传·夏桀末喜传》中说:“桀既弃礼义……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者自恣……”《韩诗外传》说:“桀为酒人,可以运舟,虜足足以望十里……牛饮者三千人。”足见当时皇帝的酗

乔庄,原址在郑棉一厂生活区,1953年因建郑棉一厂,全村30多户搬迁,一部分搬到中原路与伏牛路交会口东北隅,称老乔庄;一部分搬到三官庙村东侧,称新乔庄。宋家门,原村址在郑棉一厂生活区,1953年因兴建郑棉一厂,全村搬迁并入三官庙村。贾家门,原村址在郑棉一厂生活区(宋家门东侧),1953年因兴建郑棉一厂,搬迁并入刻蜡(音)王庄。刘庄,原村址在郑棉三厂生活区,1954年因兴建郑棉三厂,全村搬迁并入董寨。现和董寨连为一体,

当地人称搬迁户居住地为小刘拐。牛寨,原址在郑棉三厂生产区,1954年因兴建郑棉三厂,全村62户314人,房屋3085间,搬迁到董寨东北隅(现牛寨新址),占地9亩。西十里铺,原名黄寨,原址在郑棉五厂生产区。1956年1月,因兴建郑棉五厂,全村搬迁到朱屯南隅(现址)。小黄庄,原址在现邮电部设计院。1958年因建河南省冶金厅,村民大部分搬迁并入林山寨,少部分搬迁并入现西十里铺。林山寨,1964年因建设郑州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林山寨东半部搬迁到伊洛河南侧,建新村称林山寨新村。

酒成风。商代开始使用酒曲酿酒。商朝贵族饮酒之风非常盛行,有鉴于此,商朝统治者特立惩治贵族官吏纵酒之法,如《尚书·伊训》中就有“酣歌于室”,处以墨刑的记载。这是禁酒令的雏形。商纣王就喜欢酗酒,生活腐化。《史记》中说:“(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终于周成王时,辅政大臣周公鉴于商纣王纵酒亡国的教训,颁布

了严厉的禁酒令,禁止人们聚饮,并撰写了《酒诰》,命康叔戒酒。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禁止饮酒的法令。周公根据原有的制度,参酌殷商之礼,建立了一整套的典章制度,是为“周礼”或“周公之典”。其中,周公对祭祀用酒、宾客礼酒、王之筵席饮酒、颁赐之酒等的用量、品种等都作了比较严格的等级规定,并设各级酒官,如酒正、浆人等。

最近见到一套三卷可供内部交流免费赠阅的新书《二七记忆》。二七区委宣传部抓住纪念郑州解放六十周年、二七区建区六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契机,组织编纂班子,经过百天的努力,终将这套新书奉献给读者。这套约四十万字铺就的九大篇章,以朴实无华的文字,翔实可鉴的资料,记载了这个辖区107条马路的变迁史,105个村名汇趣,60个村寨的由来,56件商业轶事,63件民间掌故,48件风物史话,节令习俗,民间娱乐活动,以及与郑州结缘甚深的29件铁路往事。特别是那数百张黑白照片,不少是鲜为人知的。封面以旧时郑州老街黑白照片为背景,将德化街步行商业街卖胡辣汤小贩的铜铸像叠印其上,未曾开卷就不禁让人浮想联翩了。



山河雄姿(摄影)

邱惠君

聊生,就连争斗双方也日渐拮据难以继了。后来由于官府干预和商会敦促,加以“和气生财,互帮聚财,团结发财”的疏导,方才偃旗息鼓,有了以后的繁荣。再如,“以德立商,感化世人”的德化街,为鳏寡孤独老人“祈福祈寿”的福寿街,倡导“世界大同”的大同路,以及“毒、赌、嫖”猖獗一时的三里多,都有一段曲折坎坷的故事。这些材料不但记录了郑州城市街道的过去,也如实反映了它如花似锦的现在,常常是老郑州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融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炉是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文中有一篇介绍“牙人”、“牙商”的文章,把旧时的经纪人叫“牙人”,专营此道的行当叫“牙商”,靠的是“三寸不烂之舌和伶牙俐齿”周旋于买卖双方之间从中牟利。前人们对“牙人”、“牙商”的这种称呼,真可谓一针见血直言不讳了。在旧时的交易活动中,“牙人”们变着法向卖方要三,向买方索四,落到手中的就是价差,这钱看似来得很快,实则并非一蹴而就,是要动不少心计,过不少招数,才能成功的。“牙人”、“牙商”也不容易,“东西货物客争抢,脚底生涯走露天,东手接来西手去,个中吃的苦金钱”。当然,旧时的“牙人”、“牙商”与当今的经纪人和中介机构不可同日而语,现在在信息时代,交易价格比过去的暗箱操作要透明的多,尽管如此,从事这个行业



玉影摇风(国画)

余信刚

的人并不比他们的先人逊色,只是时代不同各有千秋罢了。本书一篇介绍“堂信”的文章也颇具玩味。堂信店小二也,音高亮嗓者叫“响堂”,进了店家,你要一个菜,他却一口气报出十几道菜的名字,悠扬的吆喝声直传后灶的操作间,吓得你坐不住。且莫怕,那一迭十几道菜名字,只有最后一个才是你点的那道菜,这就叫“前堂听热闹,后灶听门道”,营造的是生意兴隆的氛围,自然对于这些文章,我们不可能直接从中获得什么,但是古今相通,我们今天的许多经营理念 and 营销策略都和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鼎力支持地域文化的辛勤耕耘者是成就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郑州日报“郑风”副刊和其他媒体有关专栏,我们常看到一个作者的名字——王瑞明。这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郑州,他在郑州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热爱郑州酷爱地域文化。他虽然不是专门家,但却有着事业般的执着和治文严谨的作风,一篇街名小传或者地方掌故旧事,短的几百字,长的不过千字余,孰轻孰重,他都看得沉甸甸的,为了弄清来龙去脉,推本溯源,郑州的大小街道与胡同都曾留下他的足迹,然后一头扎进图书馆里,从那尘封多年的黄纸堆里,翻阅查找令他惊喜的资料。三十多年过去,他手头集的资料已有几十万字。本书的后记中写道,“在收集媒体过去发表的资料和成书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王瑞明先生的鼎力支持和协助……他数十年笔耕不辍,采访记录了大量的宝贵史料,为本书的问世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二七区委宣传部对王瑞明先生如此的评价,不仅是对他个人的首肯,而且也是对广大地域文化笔耕者的褒奖和激励。

我们不要把一般的经营方法上升到“道”,中国还有精神价值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我们现在好多企业家出的书里面经常犯的错误,就是经商法则上升为中国之道。第三个,不要期待文化界。你们自己要着手创造文化,你们已经创造了很多很多的业绩,也可以创造价值。理由是你们一直站在这二十年、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站在中外交流的第一线,你们是可以评判文化、选择文化、创造文化的。你们应该是创造者,等等是等不及的。第四个,就是积极参与和创建文化企业,他们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个主帅式的人物。文化企业家如果能够更好地了解世界的文化潮流、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特殊的优势和劣势的话,他应该在这种基础上创造自己的文化产业。

软实力包括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龙永图:我觉得在打造中国软实力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个软实力还有很广泛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文化,实际上还有制度的文化,还有一些基本的文化、价值观。我们中国这几年为什么在国外的影响力和亲和力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呢?就是我们开始认同国际上大家都认为正确的一些共同价值观念,比如人权的问题,尊重人权,已经写到我们宪法里面了。尊重人权是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而且我们对人权也提出了中国人的一些新观念,比如说我们认为人的发展权、人的生存权这是最重要的人权,这一点已经进入联合国的决议里面去了。这也是中国对于国际人权理念的丰富。关于保护环境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大家共同认识的价值。我记得我以前没有在联合国的时候,一提到要保护环境,特别是一些西方的代表提出保护环境,我马上就跳起来,我说你们发展了这么多年,你们把环境破坏了。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刚刚开始我们的发展,你们又提出来要保护环境,你们是不是有意要设置一个障碍来阻碍我们的发展?当时这个态度应该是非常负面的。现在我们也认识到保护环境,并不是因为西方国家提出要保护环境,首先是我们中国人要保护环境。就像前几个月发现太湖的水都是蓝藻,太湖的水喝起来都不安全了,那还搞发展干什么呢?因为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社会里面,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连喝水的安全感都没有了,你谈何其他的安全感。所以对于一些问题的认同,使得我们在国际上和很多的国家



与龙永图论道

软实力决定竞争力

民族的高素质问题。我们的教育,特别是对公民的一些基本的道德教育,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去年我在泰国的一个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心里非常沉重。那篇文章叫做《丑陋的中国男人》,讲到中国的旅游者到了国外的時候,到公共场合吃饭的时候一哄而上,喊嚷嚷嚷就把人家要吃的饭全部吃光了,然后大声喧哗,在很多场合不知道怎样表现自己。而且讲到中国的一些顾客到一些金银首饰商店,一下子拿了几万美刀拍在桌子上,说你看哪些最好的,我全要了。这种挥霍,当然我觉得这是中国少数旅游者的表现,但是看了以后我很心疼。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还谈什么软实力?所以怎么样教育民众来维护我们中国的形象,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软实力实际上就是从一些小的事情做起的,大的就是对于人类一些共同观念的认可,小的就是遵守最基本的一些礼貌、道德、遵守国际上的一些共同遵守的规则,都是很重要的。当然这种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成的,但是我们必须真正开始从小做起。

余秋雨:最近这几年又有一些新的文化命题出现了,看来似乎不是文化,但在在我看来是一个新的文化命题。包括刚才讲的环保、救灾、反恐这些问题,都是属于新的文化良知。文化最后落实到文化良知,新的文化良知。

连载

靖子摇头。“没有,白天他突然跑到我工作的店里,我无奈只好傍晚和他在附近的餐厅碰面。后来他竟又跑来我家。”“餐厅……”这样就不可能无人目击,石神想。石神翻找尸体的衣服口袋,从长裤兜儿里掏出钱夹。里面有些零钱,以及驾照、发票等物。“富樫慎二……住址是新宿区西新宿。他现在还住在那里吗?”他看完驾照问。“我不知道,应该不在了。以前听他提过,好像因为付不出房租被赶了。”“他到处搬家搬去,没有固定工作,租不到什么好房子。”“哦。”石神的目光停留在其中一张上。发票上印着“出租旅馆扇屋”。他把发票递给靖子。

看来他住在这里。如果没办退房,旅馆的人迟早会强行进入房间,发现房客失踪后,他们或许会报警。”石神继续翻口袋,找出了钥匙。上面挂着圆牌,刻有“305”几个数字。隔壁隐约传来吸尘器的声音。美里正在拼命打扫,她一定处在对前途茫茫的不安之中。我要保护她们。石神深深吸一口气。我这样的人,今后很难有机会和她们如此近距离接触。石神戴着手套的手摸着尸体的脸颊,再凑近些,可以看到富樫的臼齿上套着冠冠。“他整过牙?”“和我结婚时,他去看过牙医。”“那是几年前?”“我们五年前离婚的。”“五年?”那就不能指望病历已遭销毁了,石神想。“他有前科吗?”“应该没有。和我离婚后我不敢肯定。”就算没有前科,也可能因违反交通法规而被采过指纹。石神不知道警方办案时是否会考虑到比对交通违规者的指纹。不管怎么处理尸体,都得有死者身份遭曝光的心理准备。不过还是要争取时间,不能留下指纹和齿模。石神闭上眼睛。面对数学难学时,他总这么做。一旦隔开来自外界的干扰,数学方程式就会在脑中不断浮

现。然而现在,他脑中出现的并非数学方程式。最后,他睁开眼,看了看桌上的闹钟,已过了八点半。“脱掉他的衣服。不只是外套,毛衣和长裤也要脱。再不快点儿,尸体就变硬了。”石神说着,已动手去扯外套。靖子开始帮忙,不过由于不想触碰尸体,她的指尖在颤抖。“花冈小姐,”石神说,“你们需要不在场证明,先想想这个。”“不在场证明?可是……我们根本没有。”“要制造。”石神披上从尸体上剥下的外套。“相信我,把一切交给我的逻辑思考。”

第三章帝都大学物理系第十三研究室内,除了汤川和草薙别无他人,学生们都去上课了。手机响起。草薙苦着脸,看着来电显示。被汤川说中了。打电话来的是隶属同一小组的刑警学弟岸谷。站在旧江户川的堤防旁,可以看到污水处理场。河对岸就是千叶县。尸体弃置于堤防旁,盖着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蓝色塑料布。发现者是一个顺着堤防慢跑的老人。岸谷把基本情况报告草薙。“你看过尸体?”“看了。”岸谷表示,尸体惨不忍睹。尸身全裸,鞋袜也被脱掉,惨遭毁容,就像“打破的西瓜”。手指被烧过,指纹完全被破坏。死者系男性,脖子上有勒痕,没有明显外伤。“旁边扔了一辆自行车,已经带回江户川分局了。”岸谷又说。“自行车?是谁当垃圾扔掉的吧。”“那辆自行车实在太新了,但两个车胎都放了气,像是用钉子之类的东西戳的。”“嗯……是被害人的车?”“目前还不确定,车上有登记编号,能查出车主。”“但愿是被害人的,”草薙说,“要不然事情就麻烦了,简直是天堂与地狱之分。”

岸谷的手机响了。他接完电话,对草薙说道:“叫我们去江户川分局。”“谢谢地,得救了。”草薙直起身子,拍了拍两下腰际。一到分局,组长间宫便说:“你带岸谷去上面一趟。”说着递出一张便条,上面潦草写着江户川区筱崎某处的地址和“山田曜子”这个名字。